

《村庄变身记》是散文作家张金凤最新出版的一部散文力作。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创作风格,以农村生活与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,朴实、亲切、自然、流畅的文字中,流淌着浓郁的乡村气息和生活气息,升腾着金凤对农村的深厚情感。《村庄变身记》重在一个“变”字,写出了胶州及其周边农村的新变化、新发展。这些新变化、新发展是金凤丈量、记录下来的。

文学如何关注农村,关注农村的什么,这是新时代作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。《村庄变身记》告诉我们,文学既要关注过去的村庄,更要关注现实的村庄,既要关注那个我们熟悉的村庄,也要关注变化中的可能有些陌生的村庄。这些年来,许多作家在写远去的村庄,写历史变迁中村庄的流失、颓败中的村庄。张金凤以发展的眼光、时代的眼光看到的是变化中的村庄,是村庄的新变。在作品中,一些村庄的确已经远去,一些村庄的人和事也已经远去,我们熟悉的那个村庄已不复存在。但是,文学也要看到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村庄,一个新的似曾相识的村庄。正是从这一点出发,《村庄变身记》侧重于发掘“新农村”的“变”字。所谓“变”也就是村庄的“新”,新变化,新发展,这是作家笔下的村庄面貌。如何新,新在何处,新的乡村美学特质是什么,张金凤用她的思考、寻找告诉我们,用她的文字给我们以新的答案。作者在《自序》中说:“在我的乡村行走中,一幅宏大的村庄变身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,我采访过,见证过,观摩过很多乡村人物,于是就有这本《村庄变身记》。”《渔家新歌》写从东北来到竹岔岛的大学生梁颖,千里姻缘使梁颖放弃了她在城里的一切,不远千里来到这个纽扣般大小的小岛,嫁给了小杨,嫁给了小岛的新生活。再如《村庄的气质》把一个古老的村庄放在传统与现代、旧与新的交汇点上,写出了魏家屯独特的气质。写出了这个千户大村的各种各样的人才,有会唱歌的魏娜,有会写诗的魏兆江,也有能做节目主持的魏泰钰,能唱茂腔的魏翟霞,等等,这些农村新人物与村庄之新变密切联系在一起,作家关注到了这些与传统不尽一致的新农民,写出了新农民的新生活、新气质。

张金凤的创作实际上为当代散文创作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,我们在面对历史进行必要的艺术思考时,是否也应面对现实,面对当代人的生活进行另一种思考。文学是美的事业,文学怎样美,文学怎样创作美,这是为当代作家提出的课题。尤其在当下中国乡村面临新的选择与挑战,当衰败与新生、复苏与机遇的矛盾围于我们面前时,作家应有的姿态与写作方式,就是我们需要面对并做出回答的问题。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,无论时间长短、无论文化多少,都是值得我们留恋与回忆的,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美好的,而王统照笔下的胶东乡村同样值得书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张金凤通过她的书写为当代文学做出了一种方式的回答,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一种答案。

一个作家以什么方式回到村庄,以什么姿态完成村庄书写,也就是以什么方式对待村庄的养育之恩,以什么样的情感对待父老乡亲,也就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写作态度面对现实中的一切。金凤告诉我们,对村庄之变,作家不是被动地表现、书写,而是一次情感的再回归、再投入,是对村庄之变的再思考。正如金凤所说:“乡村的现场感无处不在,一棵树,一株花,一声鸟鸣都是曾经的乡村元素。”这说明金凤是带着浓厚的乡村情感,以一个生于乡村、长于乡村而且与乡村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生活者,来看现在的乡村,表现出在乡村的这种现场感。于是,在作家笔下,在不变中有变,在变中也有不变,变的是一些“乡村意象”,不变的是曾经的乡村词汇。所以才会有“一个个乡村消失了,但它们以新的面貌呈现,一片片土地更改了名字,但它们的使命仍旧是哺育”。在作家笔下,张家楼是古老的,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,但张家楼又是年轻的,张家楼是画家村,以画为乡村发展的新方向,在全国赢得了名气。

《身份》也是一篇非常意味的作品。凡是有一定年龄的人,尤其是农村孩子,大都会知道身份的重要性,身份是在特定年代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、生活以及社会身份的标志,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之为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。作者抓住这个极富时代感的词汇,写出了身份与一个人命运交织中的苦与乐,也写出了身份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变化,尤其在改革开放后,土地流转,身份变化,都给新时代的农民带来新的生活。也可以说,新的身份,新的名词,给予农民新的生活方式,新的精神气质。当张金凤回到她所熟悉的村庄与乡村生活时,她似乎更能寻找到那种让人感动的流畅的书写方式,如同《空碗朝天》中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用具,勾起了我们多少曾经的回忆与情感,而今天,当她再次回归村庄,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,那个熟悉的张金凤又回来了,又在她的写作中表现出饱含温情的生动与热度。

《村庄变身记》以其成功的艺术表现告诉我们,散文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写作方式,散文文体是自由的,开放的。在这部散文集中,有随笔体式,也有游记式散文,有人物记,也有报告文学体式。多种不同文体融合一体,形成多样化的风格。在作者笔下,自我与村庄、个人与时代,都试图被赋予一种新的色彩与生活的亲切感,努力表现出生活应有的真实样子。

《村庄变身记》的艺术方法是多样的,每篇作品由我到他,从自我出发去认识那些农村新人,书写那些她熟悉的人物。真实感、亲切感、朴实感,让我们在她的文字中能够触摸到一种坚实而温和的东西。可以说,张金凤是会讲故事的作家,不过这些故事与人物都是零散的,不像小说那样曲折、传奇,而如一汪平静的河水,静静流过村庄,让人感到静谧,感到自然,感到亲近。

作者简介:周海波,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



用脚步探寻农村的变身

——读张金凤的《村庄变身记》

周海波

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：以诗意解构荒诞

大梁

类型电影的概念最早诞生于好莱坞,用来对某一风格、类型的电影进行归类,如喜剧片、科幻片、犯罪片等。随着电影题材不断丰富,类型片也进一步细分,如灾难片、恐怖片、伦理片等。另外,类型片也指代一种艺术产品标准化的规范,即相对公式化的情节、定型化的人物以及可进行复制的视觉影像拍摄方式。

随着电影从业者的不断创新,很多电影渐渐模糊类型概念,形成多种类型的综合体样貌,按照以往类型片划分的方式,很难划分归类,比如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。这部电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弥漫其中的诗意。

主人公唐志军是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杂志主编,深信存在地外文明,终其一生追寻外星人的踪迹。影片以伪纪录片的方式,让唐志军面对观众,在介绍他家电视机屏幕滚动的“雪花”时,他说:“这个不是普通的‘雪花’点,而是宇宙诞生时的余晖。”在唐志军看来,杂乱无序的“雪花”恰是有序的信息呈现方式,他以诗人的视角,为自己荒诞的举动找到支撑。纵使因为生活拮据,每天只能吃清水煮面,他的执着也没有丝毫动摇。

在一次电视机出现意外后,他料定这是异常信号的入侵。在朋友那日苏的帮助下,他决定再次启程,搜寻异常现象,最终找到了头戴铝锅的少年孙一通。当地人,包括孙一通都对看到外星人言之凿凿,这让唐志军更加深信不疑。

在观众看来,孙一通显然精神不太正常,但反观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,除了杂志社的财务秦彩荣,唐志军、那日苏以及后来加入队伍的晓晓,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偏执。

孙一通父母双亡,村里为了照顾他,给了他一份广播站的工作。他每天去广播站念新闻和自己写的诗。这些诗看起来是荒诞的,但若结合影片四个篇章的内容,却令人不寒而栗。第一首诗,“隐匿的爆炸吞噬了灰尘/柴房的门缝里白布翻飞/大象用从未到来彰显庞大/指缝里那只手/指向峡谷。”可以理解为宇宙初始,一切都是混沌,直到大爆炸之后,形成了各种恒星和行星。大象在这里表示造物主,指向峡谷,表示追寻答案的方向。

唐志军一行苦苦等待狮子落满麻雀时,孙一通又吟诵起来,“把麦穗摔打成灰/在幽深的咀嚼中 大雪过境/困住风的气球开始斑斓的远行/蝉鸣铺满河床/人们聚在秋天的岸边/一场大火里 在插满羽毛的草堆旁/和归来的骏马对视/破碎蛋壳的月光 被潮汐收回深海/作为交换 水母上山 遮住流动的窗/好奇的鱼游进房子/时间在房间尽头磨洗锈迹/树冠的云落起雪来。”这里主要讲了时间的流逝、时间与生活的关系。片中讲,诗歌只是人类沟通情感的工具。其实不然,诗歌与其他文体一样,都能够记录历史和时间,也能承载文字所有的功能。

随着剧情推进,孙一通的诗歌更加虚无缥缈,“山谷里住满了孤独的旅客/他们把甜美的爱灌进瓶中/夭折的孩子吐出萤火虫/牵引着供桌上的亡魂/躲开犬吠 顺着雾气流淌/影子浮在树的荒海。”这部分内容表现了唐志军心中的犹豫,因为这个时候,秦彩荣被狗咬,晓晓的包和他们露营的帐篷被烧,搜寻小队面临解散,因此“影子浮在树的荒海”,昭示了一种岌岌可危的不稳定。

“一望无际的梦里 用碗里的米垒墙/乌云写满咒语 遮住众生疲惫的骨头/狐狸在山坡念念有词/灶台上的年兽反反复复/晨昏线割开大地的指纹/水草缠住风 冻结梦境的遛狗。”唐志军孤身上路,其实,他如此执着还有背景铺垫。秦彩荣说,唐志军的女儿因抑郁症轻生,女儿曾经问唐志军:“我们人类,存在于这个宇宙里的意义,究竟是什么?”为了找到答案,唐志军更加执着地寻找外星人,他认为外星文明非常先进,可以给他答案,但孙一通却给了他新的困惑:“但是,如果它们也不晓得呢?或者说,它们那么远过来也是为了问我们这个问题呢?”

这的确是唐志军始料未及的,人们究其一生所追求的,可能是有意义的,也可能是虚无。唐志军搜寻孙一通的过程中,在山里采了两个蘑菇,后来孙一通说这是毒蘑菇,而唐志军已经吃了一个。所以,后来唐志军看到的所有无法解释的画面,可能都是幻象。于是,“胸口的鸟群 绕过十万个太阳/带走被浇灭的闪电/带走云层潮汐/带走神明的情话/带走落地生根的锚/带走氧化的情歌/带走山野恩仇/带走金银财宝/带走痴心妄想/带走梦游的脚步/带走飞蛾扑不灭的火/带走所有人的名字/带走彩虹的化石。”

这次追寻的旅程,让唐志军从执着中走了出来,杂志社被取消了,他或许在心中还有对宇宙的向往,却不再痴迷,已经跟自己和解。统观整部影片,虽然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和一群独特的人,却是通过诗意的拆解,把宏大的命题拆分成琐碎的故事,用细节拼凑起生活。我们也就能够从中发现,原来我们的生活、生命乃至地球,都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。

影片一开始,年轻的唐志军接受电视台采访时,曾经用手指蘸了下地上的土来打比方:“我们之于宇宙,就好比这些尘土。我们所已知的银河系,比这要大得多。”

诗歌的魅力就在于想象,宇宙或许能够困住我们的探索,但困不住我们的想象。

作者简介:王国梁,《青岛文学》杂志社编辑。

